

花瑶土地崇拜研究

陈梦蝶 季铁

(湖南大学, 湖南省长沙市, 410082)

摘要: 花瑶是一支位于湖南省隆回县虎形山地区的瑶族支系, 在其辗转迁徙过程中, 花瑶逐渐对其赖以生存的土地产生出敬畏之情, 再加之受到沿途地区汉族文化的影响, 从而形成了花瑶较为独特的土地崇拜观念。通过田野调查, 可以发现当地土地崇拜的祭祀场所、土地神类型、祭祀仪式以及禁忌明显受到汉族影响, 带有现实的功利色彩。同时, 土地崇拜在花瑶特有的民俗艺术—呜哇山歌上也有着精彩的呈现。

关键词: 花瑶; 土地崇拜; 呜哇山歌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瑶族是一支主要分布在我国广西和湖南境内的古老民族, 而位于湖南省隆回县及溆浦县的花瑶又是绽放在瑶族中的一支独秀。不仅仅是因为其有着不同于其他瑶族支系的吾奈语方言,^[1]也因为其有着与众不同的服饰、文化和民俗。作为瑶族的一支独特支系, 花瑶直到上个世纪 80 年代才被民间摄影爱好者发现, 从而逐渐成为各领域学者的研究对象。^[2]近 10 年来, 学者们开始对花瑶的各方面进行研究, 包括花瑶的起源、历史、文化和风俗, 花瑶的挑花和呜哇山歌, 基于当地文化民俗的旅游开发, 花瑶非遗保护的探索等¹, 涉及到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设计学和音乐学等多门学科。然而, 在以往的这些研究成果中, 对花瑶土地崇拜的研究较少, 而对于土地崇拜与花瑶独特民俗文化成因之间的探索更是罕见。在这样的背景下, 本研究选取了位于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的大托村和草原村为主要调研地点, 通过田野调查的方式, 从花瑶土地崇拜观念的产生和演变入手, 调查了当地土地崇拜的祭祀场所、土地神类型、祭祀仪式以及禁忌。同时, 重点分析了土地崇拜在花瑶特有的民俗文化—呜哇山歌上的表现。通过理解土地崇拜对花瑶的影响, 有助于探寻土地崇拜对当地生态资源和民俗文化的保护意义。

一、花瑶地区土地崇拜的产生及发展

花瑶, 这支位于湖南省隆回县虎形山地区的瑶族支系在上个世纪 50 年代被称为“花脚瑶”。^[1]后因周边汉族改称其为“花瑶”而一直沿用到现在。^[3]有关花瑶这一古老民族的记载最早见于唐代姚思廉的《梁书》列传第二十八《张缙》:“州界零陵、衡阳等郡有莫徭蛮者,

(基金项目) 2014 年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项目“面向花瑶特色民族文化产品的创意设计服务平台建设与产业化”(教财司预函[2014]215 号)。

¹目前学术界关于花瑶文化研究的专著有: 米莉、黄勇军、李严昌、顾旭光、徐海东、李筠、回楚佳的《花瑶民族的历史、文化与社会》, 黄勇军的《瑶山上的中国: 花瑶民族的生存境遇考察》, 米莉的《国家、传统与性别——现代化进程中花瑶民族的社会发展与制度变迁》, 汪碧波的《花瑶女性服饰艺术研究》, 禹明华的《走进花瑶——花瑶民俗文化研究》, 老后编著的《神秘的花瑶》。较有影响力的相关论文有: 肖曾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互动研究》, 戴小兰的《湖南隆回瑶族挑花造型与应用研究》, 米莉的《村落视野中的国家权力与地方传统——清末以降的花瑶社会生存状况考察》, 董璐的《湖南虎形山花瑶探源》, 刘朝晖的《黄梅挑花与花瑶挑花的艺术特色》, 谢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场域的再生产——基于花瑶民歌呜哇山歌的保护实践所引发的思考》等。

依山险为居，历政不宾服，因此向化。”^[4]从以上的记载可以看出，花瑶自唐代以来就选择崇山峻岭等险峻之地作为其栖息地。根据中南民族大学董珞教授的考证，花瑶这一瑶族支系大约在元末年间从江西吉安迁出，辗转经过广西柳州、湖南洪江，在明代洪武年间迁徙到位于湖南省西部的溆浦。^{[3][5]}

尽管花瑶文字普及的时间较晚，留下来的文书也较少，但是从《奉氏族谱》和《雪峰瑶族语文》两份文字资料中可以判断，虎形山一带的花瑶在元末迁徙到洪江之后安居了较长的时间，这个时期其生产力和生活方式都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很多花瑶的山歌和习俗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形成。^[5]因此可以推测，花瑶的农业生产水平在这段时间内也有了一定的提高。除此之外，在隆回县草原村水口庙的石碑上有如下记载：“雪峰山麓，村曰草原。人烟聚集，四百余载。求福祉而祈祷天地，盼平安而祭奠山川。此地有天然水口，气势巍然，泉流漱石，竹木撑天。于是乎，清代末期，前人在此建小庙一座。将土地神灵供奉其中。或遇天灾，或罹人祸。虔诚跪拜，焚化纸钱。”这段碑文名为《重修水口庙碑记》，镌刻于公元2011年，石碑也是2011年草原村村民在文中“小庙”的基础上新建水口庙时所立下的。因此我们可以推算出，在明朝万历年间（公元1600年左右），草原村这个村落就已经形成，最晚在清代末期已经出现了较为成熟的土地崇拜观念以及相关的祭祀活动。

据花瑶的老人讲：花瑶在迁徙辗转的过程中，会随身带上一些种子，到一处就撒一处，当以后再次面临迁徙时，根据回忆当时播撒种子的位置来观察当地作物的长势，以此来判断哪块土地较为肥沃。这是一个关于花瑶人民运用智慧来选取定居地的故事，但是其中也无不透露着种种辛酸。官府的追杀、频繁的迁徙一度使得花瑶民众的生活十分赤贫。因此，迁徙地是否肥沃对于花瑶民众来说显得尤为重要。随着花瑶从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时期过渡到轮播套种的传统农业时期，^[6]花瑶民众对土地的情感也在逐渐增强中。这是一种敬畏兼有的情感：敬，是因为土地是粮食作物的生长场所，没有土地没有食物则无法延续后代；畏，是因为偶然一次的“灾年”就会导致粮食吃紧甚至颗粒无收的局面，这对于整个宗族来说都是十分严重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开始将情感赋予在土地上，认为土地和人一样是具有喜怒哀乐的，再进一步，人们将土地人格化，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土地神灵和与之相关的祭祀活动。^[7]以上即为花瑶地区土地崇拜文化丛的产生及发展过程。^[8]

二、花瑶地区土地崇拜祭祀场所、土地神类型、祭祀仪式以及禁忌

（一）花瑶土地崇拜的祭祀场所

花瑶土地神的祭祀场所共有三种：供村民集体祭祀的土地庙；^[9]各家各户单独祭祀的“当方土地”（有些当地人也念为“端方土地”）²；以及立在堂屋内的下神龛。

1. 土地庙

花瑶的土地庙是根据建庙位置的选取和当地的风水来划分的，共分为水口庙、金榜庙以及土地庙这三种。

如果土地庙建立在所属村落的水口处，则被称为“水口庙”。《尔雅·释水》：“澗，大出尾下。”晋代的郭璞注：“河东汾阴县有水口，如车轮许，澗沸涌，其深无限，名之为澗。”^[10]《列子·汤问》也提到：“有水涌出，名曰神澗。”^[11]由此可见，水口处的风水是很好的，因此花瑶地区将位于极佳风水位置的土地庙命名为水口庙。以草原村内的水口庙为例，一般

² 此处信息由原虎形山文化站站长胡信松提供。笔者所在的团队前往草原村调研时得到他的帮助，在后期的写作过程中胡站长也提供了很多资料。在这里对胡站长的帮助表示感谢。

会在庙内设置三个土地神像，他们分别是庙王，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如图1所示。庙王神像设立在中间，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这一对则分别设在庙王神像左右。在花瑶人的观念里面，庙王相当于解放前的保长，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相当于甲长，保长是管辖甲长的，但是他们可以共居一室。

“金榜庙”，所谓“金榜”，则意味着那块土地上曾经有出现过杰出的人物。如果某个村落内有立金榜庙，则象征此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在隆回县境内，像魏源故里金潭（今隆回县司门前镇），毛泽东的国语教师袁吉六故里袁家幽（今隆回县孟公乡白莲村），谭人凤故里福田（今隆回县鸭田镇南湾村）都立了金榜庙。

而如果某村落的土地庙既没有立在水口处，又没有出名人，则就被直接称为“土地庙”。



图1 从左到右分别为：草原村水口庙，水口庙中供奉的神像，水口庙中的石碑

2. 当方土地

在花瑶当地，最常见的就是当方土地，这是一种经常以个体家庭为单位进行祭祀的土地神。花瑶当地人把屋子的左右尽头称为当头（或“端头”），当方土地也因设立在此处而得名。图2所示的则是花瑶的当方土地。这种以石为祭祀对象的土地神，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12]



图2：左为当方土地，右为坳岭土地

3. 下神龛

在花瑶地区，基本上每家每户都会在家里的堂屋处设置神龛，这些神龛形态各不相同，但是大多数都是由上神龛和下神龛组成。^[5]上神龛供奉祖先和家神，下神龛供奉土地神。神龛的正中间有“本宅下坛之神位”这七个字，所供奉的神灵包括招财童子，兴隆土地，瑞庆夫人，进宝郎君。左右还贴有一副对联：土中生白玉，地内产黄金，如图3所示。对联中

“白玉”和“黄金”这两种价值不菲的财产，都源于“土”和“地”，足以见当地百姓对于土地的感激以及对寄托在土地上的期望。



图 3：花瑶地区两户人家堂屋内的下神龛

（二）花瑶的土地神类型

据花瑶民众描述，当地一共有八种土地神，而这八种土地神所辖管的内容也不尽相同，他们分别是宫门土地、山神土地、路头土地、坳岭土地、火墀土地、当方土地。宫门土地辖管寺院，山神土地辖管山林田土，路头土地辖管十字路口和路头路尾，坳岭土地管辖山坳山顶，火墀土地辖管山火和火场，当方土地辖管此境此方六畜，通天土地辖管上通三界四府，家堂土地辖管民户民宅。如下表所示。图 5 所示为立在山坳间的坳岭土地。

表 1 花瑶当地的八大土地神和其对应的管辖内容

土地神名	宫门	山神	路头	坳岭	火墀	当方	通天	家堂
称	土地	土地	土地	土地	土地	土地	土地	土地
管辖内容	寺院	山林 田土	十字路口 路头路尾	山坳 山顶	山火和 火场	此境此 方六畜	三界 四府	民户 民宅

（三）花瑶土地崇拜的祭祀仪式

与祭祀场所相对应，花瑶土地崇拜的祭祀仪式也可以分为以村落为单位的集体祭祀仪式和以家庭或个人为单位的个体祭祀仪式这两种。^[9]

1. 集体祭祀仪式

花瑶土地崇拜的集体祭祀是以村落为基本单位，定期且有组织的多人祭祀活动。祭祀频率通常是三年一次，被当地人称作“庙会”。在庙会期间，花瑶民众都会来看热闹，杀猪羊，请来多名司公³做法事，维期三天三夜。最终，还要游堂，所有参加了庙会的人家都要游到。游堂的意义是庙王到各家各户送福消灾。

在某些特殊时期，村子里面也会组织这样的集体祭祀来祈求福祉。据了解，在解放以前，如果遇到干旱或由于长期阴雨天气引发的涝灾，草原村的水口庙则会举行求雨求晴的祭祀活动。

2. 个体祭祀仪式

³ 花瑶当地称主持祭祀仪式的男司仪为司公。

花瑶土地崇拜的个体祭祀在各户人家房屋当头的当方土地前举行，通常以个人或家庭为基本单位。祭祀的频率是每个月两次，即每个月的初一和初十五进行祭拜。祭拜的形式是，焚烧纸钱祭拜土地神，希望保佑家里六畜兴旺。在特殊时期，村民还会在那里杀鸡鸭进行祭拜。但是据村子里面的老人讲，现在的年轻人一般都不会去祭拜了。

（四）花瑶土地崇拜的禁忌

花瑶民众认为，首先不能有惹怒土地神的行为，在这个基础上才能祈求土地神灵的庇佑和保护。^[5]所以，在平时的生活中，要尽量避免惹怒土地神的行为。比如，长辈们会告诫年幼的孩子们绝对不能对自家或他家的当方土地有不敬的行为，比如吐痰、大小便、乱踢或故意损毁等等，诸如山坳处的坳岭土地等也是不能去损坏的。因此，在花瑶地区，凡有土地庙处，不管是规模较大的土地庙还是简陋的当方土地，从未见过谁把庙毁坏了，损坏的庙大都是因为年久失修或自然灾害等原因。另外，不同的土地神也对应着不同的禁忌，比如，如果有人不小心把山林烧了，或不小心把房子烧了，都得请司公去祭火墀土地，祭拜时需要杀公鸡，用鸡的血围着火场转一个圈，意思是火星再不会出这个圈外，也就是祈祷火灾不再发生，所有在火灾现场的人在祭祀的时候不能提前离开，必须等到祭完再离去，否则是很不吉利的事情。除此之外，自家的下神龛，也是不能乱爬乱坐的，^[5]以此来体现出对土地的尊重。

从对花瑶土地崇拜的祭祀场所、土地神类型、祭祀仪式以及禁忌的调查不难发现，其中很多与汉族的土地崇拜相似，比如各种供奉土地神灵的庙宇、高度人格化的土地神、以“庙会”为载体的祭祀仪式等。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所在，是因为除了对于土地的敬畏之情外，花瑶民众向土地以及土地神往往寄托种种美好的愿望，如保佑庄稼丰收、六畜兴旺以及家宅平安等，这也折射出当地土地崇拜中的功利现实色彩。^[13]

三、花瑶土地崇拜在其独特艺术形式—鸣哇山歌上的表现

流传于花瑶山水间的鸣哇山歌，作为花瑶最具特色的民歌，正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中。从本质上来说，花瑶鸣哇山歌是一种高腔山歌，伴奏乐器为锣和鼓这两种，甩腔较长，每句单元歌词需要用一口气唱完，具有较高的难度，由于其伴随有“鸣哇鸣哇……”的衬词，因此被称为“鸣哇”山歌。至今，鸣哇山歌仍然有几千首被保留下来，是花瑶当地民俗智慧与风土人情的最好体现。^[14]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花瑶这片美丽的土地上孕育出了鸣哇山歌，而当地土地崇拜观念也在鸣哇山歌这种民俗艺术形式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一）在其起源上的表现

在远古时代，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并无界线可言，人们在劳动过程中共同创造音乐，而音乐也相应地为人们的生活劳动所服务。^[15]鸣哇山歌也不例外。西汉的淮南王刘安在其著作《淮南子》中写到：“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动力之歌也。”^{[15][16]}我们在虎形山瑶乡调研期间，几位擅长于演唱鸣哇山歌的老人们都提到说：相传秦始皇修建万里长城，苦役繁重，累死了很多老百姓，有官员向秦始皇反映了这一个情况，请示后秦始皇批准老百姓可以在干活的时候唱唱歌，这就是鸣哇山歌的起源。尽管鸣哇山歌起源于劳动而又作用于劳动这一特点，随着社会不断地进步和发展已经被慢慢淡化，但是在如今的花瑶地区仍然可以见到。逢上哪家哪户大面积的插秧和打禾，大家就会帮着一起做工，并且请上“歌师傅”敲锣打鼓唱鸣哇山歌助阵，这样一来，原本繁重的任务在大家一起的劳动下总是能很快做完。^[17]因此，从鸣哇山歌的起源上来看，它就和土地、劳动这两者紧密地结合在一

起。

（二）在其演唱习俗上的表现

在上一部分有提到，尽管鸣哇山歌现在越来越趋向于一种表演艺术，但是在花瑶地区，逢上需要大面积动土的活动，如插秧、打禾以及收割这些活儿，当地人有时候也会唱鸣哇山歌。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劳动场面都涉及到“动土”，花瑶民众认为“动土”会扰到此地的神灵，更具体地说，是害怕惹恼花瑶八大土地神中的辖管山林田土的“山神土地”。所以在开始演唱之前，会有一系列的土地祭拜仪式，这些仪式都是由鸣哇山歌的“歌师傅”⁴一个人完成的，其过程如下。

首先，是需要劳动地点烧纸焚香，在这一过程中，歌师傅还要一边念念有词，其念词的内容如下：

四季四良，天地开张，
凡人到此，焚纸烧香，
敲锣击鼓，惊动神皇，
乞求乞保，万事吉祥，
一切天煞、地煞、年煞、月煞、日煞、时煞，
二十四位凶神恶煞一扫而光！
锣鼓一响，黄金万两，
鸣哇三声，催启阳春，
锄头落地，百无禁忌。

在第一个过程结束之后，就需要安放大钱。这里的大钱指的是按照乾隆通宝的钱币式样剪出来的纸钱，即外圆内方，呈中心对称。从草原村水口庙中的《重修水口庙碑记》可以推算出花瑶草原村一带最早的土地庙修建于清代末期，因此当时人们就仿照乾隆通宝的式样来剪纸钱（当地人也称为“大钱”），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安放纸钱的目的是为了“安土地”，因此这个安放的位置和方式也特别讲究。大钱的数量是八枚，分别放置在劳作地点的八个方位，即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也是五行八卦中的八卦。纸钱都是贴着地面放置，每一枚纸钱的四角都要分别压上小石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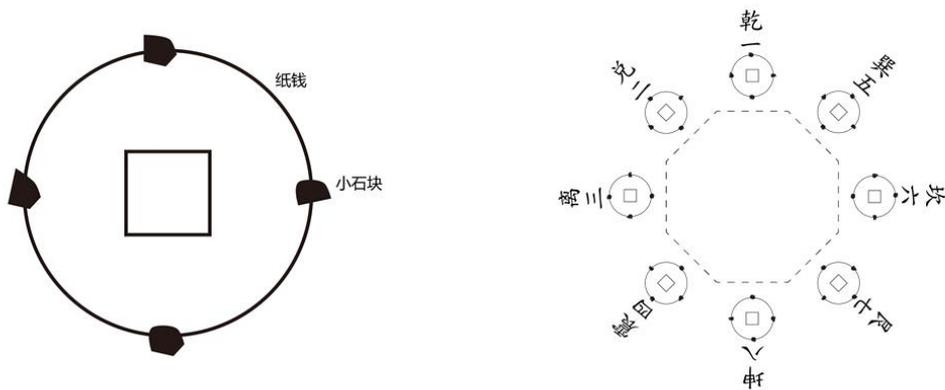


图 4：左为单个纸钱的形状及放置形式，右为八块纸钱的放置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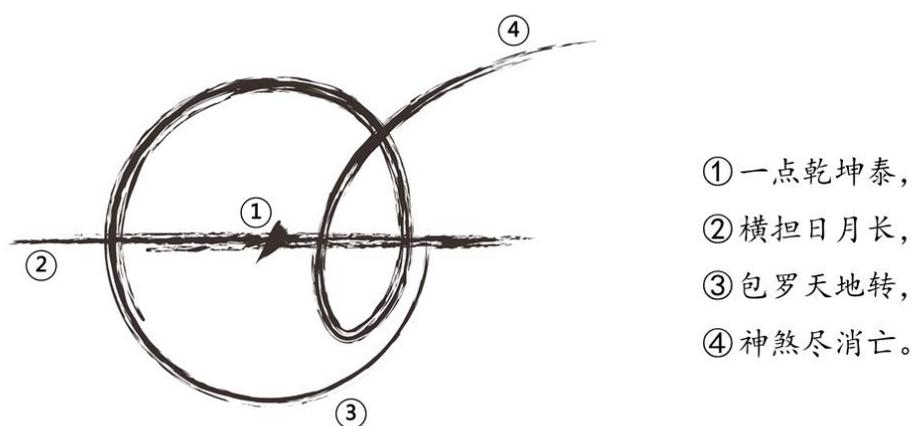
将大钱安放好了之后，歌师傅需要用鼓棍在鼓面上画上一道符，这道符的画法是这样的：先在中央点上一个点，然后画一条经过这个点的直线段，再从线段的右端取一个起点，以中

⁴ 歌师傅指的是鸣哇山歌中敲锣打鼓以及主要演唱的人。

心点为圆心画上一段近乎于整圆的圆形，在接近起点的时候突然一转，绕一个小圈后延伸到右上方。这个符的含义如下：

一点乾坤泰，
横担日月长，
包罗天地转，
神煞尽消亡。⁵

可以看出，一开始点的那一个点就是“一点乾坤泰”，从讲究中庸平衡的观念来看，这个点要点在鼓面的正中央；然后经过这一点的直线段便是第二句中提到的“横担”了，而以中心点为圆心的大圆弧则是代表“包罗天地”，最后转向而延伸的弧线则是“神煞尽消亡”，和开始烧纸过程中念念有词的那句“一切天煞、地煞、年煞、月煞、日煞、时煞，二十四位凶神恶煞一扫而光！”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①一点乾坤泰，
②横担日月长，
③包罗天地转，
④神煞尽消亡。

图 5：画符的顺序以及对应的含义

（三）在其歌词上的表现

在歌师傅对土地神的祭祀仪式结束以后，才可以正式开始演唱鸣哇山歌。尽管鸣哇山歌是流传于花瑶当地的一种劳动号子，但是如果真是在劳动期间演唱，在时长、字韵上也有颇多讲究。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早上起来三声喊，晚上送神喊三声，中午之前乖字韵。”⁶早上起来的三声喊，是为了安抚山神，庙王；而晚上的喊三声，则是为了送走众神。这早晚的各三声，也体现了花瑶地区劳动人们对土地神灵等的敬畏与感激。

1. 早上起来三声喊

早上起来的三声喊，指的是在正式开始唱鸣哇山歌之前，唱给山神土地的安神曲。通常有如下两种：⁷

（第一种）

日吉时良天地开，扬州花鼓下凡来。

⁵ 画符时所念口诀由原虎形山文化站站长胡信松提供。

⁶ 这个说法来源于花瑶大托村的鸣哇山歌能手黄一良老先生，在这里表示感谢。

⁷ 安神歌和送神歌的歌词来源于陈世凡编撰的《瑶山鸣哇歌》和黄一良编撰的《山歌书》，在这里表示感谢。

一唱一来天自动，二唱二来地自开。
三唱汉王排兵马，四唱锣鼓下凡来。
五唱五方安土地，六唱姜女晒裙来。
七唱麻罗七姊妹，八唱仙神过海来。
九唱黄河有九渡，十唱天边月转来。
十一好唱梁山伯，十二好唱祝英台。
十三答了郎和姐，十四好唱姐和乖。
十五十六奏齐伴，奏齐歌师一路来。
礼当修书来奉请，缺少笔墨没带来。
大家努力向前来。

(第二种)

一套鼓一套金，震动山神土地神。山神公公宽心坐，宽心稳坐振乾坤，振乾坤，宽心稳坐莫散心。

一套鼓二套锣，震动山神土地婆。土地婆婆宽心坐，宽心稳坐笑呵呵。笑呵呵，凡间打锣打鼓唱山歌。

打动锣鼓震动神，震动此地庙王神。庙王菩萨一方主，一方之主振乾坤。振乾坤，凡间打锣打鼓闹阳春。

打动锣鼓震动神，震动天上太白星。太白星君九霄云内坐，九霄云内坐着笑盈盈。笑盈盈，永振乾坤莫散心。

打动锣鼓震动神，震动天上太上老君。太上老君宽心坐，宽心稳坐振乾坤。振乾坤，永振乾坤莫散心。

第一种开头方式中出现的“地自开”和“安土地”，反映出花瑶人对当地土地神的崇敬。即，在干活之前，一定要先“安”土地。

而第二种开头方式中，这种土地崇拜则更加明显了。庙王神、山神公公、土地婆婆这三位也恰好对应着水口庙中所供奉的那三位神灵。根据东汉末年经学家刘熙在《释名》的解释——“地，底也，其体底下载万物也，亦言谛也，五土所生莫不信谛也，易谓之坤坤顺也上顺乾也”，^[18]“土，吐也，吐生万物也”，^[18]可以发现，“地”和“土”在原始农业出现以后，逐渐变得和全体社会成员都息息相关起来，上至王公侯爵，下至平民百姓，都得依赖于土地所产出的生产生活资料才能生存。^[19]同时，由于生产力低下以及对于农作物产出缺乏基本的科学认识，原始时期的劳动人民逐渐将土地人格化，给它赋予人类的情感，即丰收年是因为土地高兴，而灾年则是土地生气或发怒了。^[10]花瑶民众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创造出保佑丰收的原始土地神灵，在受汉族文化影响的过程中逐渐将其人格化为庙王神、山神公公和土地婆，并且将它们运用到鸣哇山歌中。从鸣哇山歌的歌词中我们也不难发现，花瑶民众认为打动锣鼓是会震动神灵的，这样神灵肯定会发怒，从而给当地带来不好的影响。因此，通过在劳作之前的这“三声喊”，希望达到安抚神灵的目的，让保佑土地的神灵“宽心坐”、“莫散心”、“振乾坤”、“笑呵呵”。

2. 晚上送神喊三声

而晚上送神喊三声，则同样也有讲究。下面将两首送神的歌曲截选如下。

(送神歌一)

锣鼓沉沉好送神，相送五方土地神，
土地公公归原位，各归原位震乾坤，

话难听，照顾凡间唱歌人。

结束了一整天的劳作，花瑶的劳动人民认为，需要送走众神。依旧是敲锣打鼓的方式，好生相送“五方土地神”，希望这些掌管土地的神灵各归原位，同时，最后一句“照顾凡间唱歌人”也表现了劳动人民对土地神灵不仅仅是“敬”的情感，这其中还夹杂着几分“畏”。

（送神歌二）

玉皇送我一支枪，手持金枪万丈光，
辰巳两时三声喊，申酉二时有停腔，
三声喊，喊三声，收了五方锣鼓昌。⁸

从这首送神歌中我们可以推算出劳动时演唱鸣哇山歌的时间。比如，“三声喊”一般开始于辰巳两时，换算过来大概是早上七点至九点之间。而申酉两时，即下午的三点到五点期间，这个时候仍然还未停止歌唱。而末句中的“三声喊”和“喊三声”，则是分别对应着早上和下午的“安神”和“送神”。

四、土地崇拜对花瑶的影响

（一）正面影响

花瑶的土地崇拜很好地保护了花瑶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2015年7月份，我们在虎形山瑶乡调研期间，发现大托村有一块保存十分完好的原始森林，森林中古树参天，流水潺潺。据当地的老人讲，无论以后大托村要如何发展农业或旅游业，这块原始森林是绝对不允许砍伐的，因为这些古树是村落的风水以及龙脉所在，如果砍伐了这些古树，就会破坏整个村落的风水。不仅如此，在虎形山瑶族乡地区，还曾经发生过几场规模极大的“保树运动”，即全村人带着锄头、铁锹等集合在森林入口处，不允许政府有关部门的人员前来砍伐。^[5]花瑶民众这种对古树的保护，其实是对当地“风水”的保护，这在本质上都源于和道教有着紧密联系的土地崇拜。

（二）负面影响

中南大学的米莉老师在花瑶地区调研考察期间，提到了花瑶民众在经济上的“无计划性”——对家庭的财产没有长久的计划和打算，手头上有钱就先用，用完后再想办法。^[5]这种无计划性在很大程度上，和当地的土地崇拜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正是这种长期以来的土地崇拜，催生了农本思想的产生，以至于“农本商末”的传统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究其本质，是因为在传统农本思想里面，有着“求利即罪”这样一种思想，^[20]因此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大部分花瑶民众对于做生意和理财并无兴趣，认为所得收入只要能解决温饱问题即可。^[5]

五、研究花瑶地区土地崇拜的意义所在

（一）保护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费孝通教授提到，自20世纪以来，全世界都受到了西方国家外来价值观念的冲击，即“物尽其用”、以利己主义为中心的价值观。城市中的人们所接触到的自然，都是经过了人为改造的自然，城市中的人们对于这种“自然”并无任何感情，只是将其视作能通过不断的

⁸ 以上的歌词选自陈世凡编撰的《瑶山鸣哇歌》和黄一良编撰的《山歌书》。

索取和改造而更好地服务于自己的一种资源。这样一来，人和自然的关系就对立起来。^[21]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全球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的同时，人们对自然索取的欲望却越来越强。而和道家思想有着紧密联系的土地崇拜观念，^[19]却是主张“天人合一”的，这个和西方“天人对立”的思想是相互对立的。^[21]因此如何通过对土地崇拜的研究和应用，在推进虎形山瑶乡地区现代化进程的同时，最大程度地保护当地原生自然环境，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

同时，由于花瑶地区长期以来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形态，世代代的花瑶民众以土地为生，他们明了庄稼和作物从土地里面生长出来的每一个过程，也知道粮食的来之不易，因此对粮食十分珍惜。但是在近十年来，花瑶开始出现了铺张浪费和相互攀比的风气，在其婚俗嫁娶上面表现得尤其明显，使得本来就不富裕的花瑶民众在经济上更加捉襟见肘。为了解决这一个问题，瑶乡干部在2009年崇木函讨僚皈节会议上，共同制定了《关于规范瑶族风俗协议的有关问题座谈会会议纪要》，对婚礼中的大米、鸡、鸭、鱼、猪肉、米酒等的使用量作了详细的规定和限制。^[22]这种方式能在一定的程度上缓解这种铺张浪费的现象。但是，若想从本质上来倡导勤俭节约，还是得从人们的思想观念上入手。那么，土地崇拜在这一个过程中能否起到一定的作用呢？

（二）促进文化民俗的传承

在土地崇拜的影响下，传统的花瑶民俗文化大放异彩。比如其定期的祭祀仪式、安放大钱、祭祀中所念叨的话语以及在鼓面上画符的过程，还有鸣哇山歌中的安神歌和送神歌，都表现出其特有的文化魅力和民俗特征。但是，在我们调研的过程中发现，现在花瑶的大多数年轻人已经不会去学习这些了，这种在文化民俗上出现的断层对于当地的文化资源来说无疑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就拿鸣哇山歌来说，它已经从当地传统的劳动号子逐渐转变为一种吸引游客的民俗风情表演，其传承对象也面临着持续萎缩的风险。^[23]不难想到，再过几年，花瑶的年轻人中可能很少有知道“早上起来喊三声，晚上送神三声喊”这样的规矩了，更不用提唱歌前复杂的祭祀仪式。这是因为他们内心已经没有了脚下土地的敬畏之情。因此，土地崇拜对于保护花瑶传统文化民俗是否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仍然有待探索。

参考文献

- [1] 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编.湖南瑶族社会历史调查[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3.
- [2] 李俊.花瑶文化研究述略——基于中国知网的统计与分析(1986-2013)[J].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4,(6):85-89.
- [3] 董璐.湖南虎形山花瑶探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1):20-23.
- [4] 姚思廉.梁书·卷三十四·列传第二十八·张缵[M].北京:中华书局,1973:502.
- [5] 米莉,黄勇军,李严昌,顾旭光,徐海东,李筠,回楚佳.花瑶民族的历史、文化与社会[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27-32,30-32,132-133,132,132,67-70,97-106,104-107.
- [6] 竹村卓二.瑶族的历史和文化:华南、东南亚山地民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M].金少萍,朱桂昌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20-43.
- [7] 何耀华.彝族的自然崇拜及其特点[J].思想战线,1982,(6):69-79.

- [8] 何星亮. 土地神及其崇拜[J]. 社会科学战线,1992,(4):323-331.
- [9] 彭谊. 以村落为中心的地方性集体祭祀仪式——广西平果县感圩屯花婆庙个案考察[J]. 广西社会科学,2008,(10):17-20.
- [10] 郭璞注. 尔雅·卷下·释水第十二[M]. 叶自本纠正, 陈赵鹤重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90.
- [11] 列御寇. 列子·汤问[M]. 唐敬果选注.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26.
- [12] 杜正乾. 中国古代土地信仰研究[D]. 四川大学, 2005.
- [13] 宇春华. 关于彝族土地崇拜的几点思考[J]. 现代交际,2014,(1):82.
- [14] 李晓霞,张兆南,于国良. 花瑶呜哇山歌的起源、发展和艺术特色[J]. 大众文艺,2012,(15):186-187.
- [15] 杨荫浏. 中国古代音乐史稿[M]. 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1: 2, 3.
- [16] 刘安. 淮南子·卷十二·道应训 [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0: 414.
- [17] 老后. 神秘的花瑶.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7.
- [18] 刘熙. 释名·卷一·释地第二.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0.
- [19] 赵毅,王彦辉. 土地神崇拜与道教的形成[J]. 学习与探索,2000,(1):129-132.
- [20] 赵维江. 从唐人小说看传统文化中的土地崇拜情结[J].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8,(3):1-5.
- [21] 费孝通. 文化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J]. 群言,2002,(9):14-17.
- [22] 黄勇军. 瑶山上的中国: 花瑶民族的生存境遇考察.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244-248.
- [23] 谢菲.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场域的再生产——基于花瑶民歌·呜哇山歌的保护实践所引发的思考[J]. 湖南社会科学,2011,(5):177-180.

The research on soil worship in Huayao ethnic group

Chen Mengdie Ji Ti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2)

Abstract: Huayao ethnic group is a filiation of Yao ethnic minority, which lives mainly in Tiger-shaped Mountain, Longhui County, Hunan Province. During their long migration, the Huayao ethnic group engendered a degree of awe to the soil, which was the base of their survival. Coupled with the Han culture influence along migration routes, the unique soil worship and folk culture in Huayao area had been formed as a result of these factors. From the field study, it showed that the soil worship in Huayao ethnic group had been obviously influenced by the Han culture, which included the places of sacrifice, types of land gods, sacrificial ceremony and taboos. As a result of this, the soil worship in Huayao ethnic group had become utilitarianism. In addition, the Wuwa folk song, one of the characteristic folk arts in Huayao ethnic group, also reflect the culture of soil worship.

Keywords: Huayao ethnic group; Soil worship; Wuwa folk song

作者简介:

陈梦蝶, 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2014 级研究生。

季铁, 湖南大学设计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